

沙縣志

地 314.11
36
:12

地 310.57

36

:12



沙縣誌卷之十七

藝文誌

宸翰

奏疏

著述



司馬遷作史記當詩書既缺之餘猶考信于六藝誌列
藝文匪特備風雅亦考鑒得失之林也顧瑄珙之虜木
難之忝覩者莫不珍襲慕千里馬者猶購千金以骨寧
牝牡驪黃計哉塵編斷簡豈能徧觀集腋成裘用資尙
論沙之賢詎遠矣宣靈孕淑全萃於宋故其詞翰獨冠
儒宗居然風致未易藻別吟則分類而稽則宸章炳煥
光賁幽明人以王言而益重次則諤諤陳辭本學術為

沙縣誌

卷之十七

藝文

一

經濟堪列

國史至若記序賦咏媚澤輝山皆文之足徵者

其已錄各卷內者不

再見美愛而傳用垂不朽獨文也與哉志藝文

宸翰

唐五代無考

其僅存者錄其一二

南唐與張確秘書省校書郎誥

進士張確印山挺秀詞學馳名較藝文闡首登科第揚
芳藝苑特出時流俛揆藻於禁林宜陞華於芸閣斯為
清擢或表優恩可授翰林郎守秘書省校書郎

宋欽宗贈陳瓘諫議大夫制

靖康元年臣僚上言審取舍以辯是非行賞罰以明好惡明主之先務也切見蔡京於元符建中之際包藏既深罪惡未顯有識之士雖知其必亂天下而嗜進妄佞之徒亦且倚以爲宗主故右司員外郎陳瓘嘗爲諫官獨能推測其用心而披露其姦狀於未萌之前詳言極論明若著龜至於今日無一不效故京尤畏忌之比一時言事之官得禍爲最酷諸人旣得自便而瓘獨再貶指定居住州郡流離窮終以廢死忠義之士至今悲之語及瓘者未嘗不爲之流涕也竊考前代以忠直忤犯權倖至於公議獲伸之時雖已死亡未有不褒崇爵秩而錄用其子孫者也伏望聖慈憫瓘齋恨沒地不及目覩聖明優加追贈及官其子孫以爲忠義之勸增士習以厚民風實天下幸甚取進止靖康元年三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陳瓘特贈諫議大夫仍與四子恩澤勅曰骨體之臣徇義而不顧毀譽之實旣久而後明爰錫

沙縣誌

卷之十七

藝文

二

憫章式旌高節故承議郎陳瓘忠貫日月名等岱嵩以諫議爲心安社稷爲說凜凜乎著龜之先見諤諤乎藥石之至言別白正邪效于今日田夫野老莫不歛容元惡巨姦爲之喪膽流落之久志氣不衰卒老窮鄉識者太息緬懷風烈肆有褒嘉寵以諫垣錄其嗣子庶幾天
下忠義之士咸知朝廷勸賞之公噫汲黯何爲自致淮南之懼魏公若在必軼遼東之行矧我舊臣無愧前哲
尙歆異數永賁九原可特贈右諫議大夫

宋高宗諡陳瓘忠肅制

紹興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關
禮部狀准紹興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
旨陳瓘昔爲諫官議論忠讜所言皆驗於後及所著四
明尊堯集指定王安石日錄之過深明君臣之分殊可
嘆可嘉可特賜諡令有司議定以聞本部尋行下太常
寺施行去後據本寺申本寺今欲擬諡曰忠肅慮國志
家曰忠剛德克成日肅伏乞省部更賜詳酌施行本部
今欲依太常寺擬到事理施行伏乞朝廷詳酌指揮施
行申聞事七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依關送中書門
下省指揮吏部供到狀勘合陳瓘生前係左承議郎右
司員外郎贈右諫議大夫贈
左通奉大夫申聞事奉勅

勅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嘗謂言苟立
矣二者皆在焉故左承議郎右司員外郎贈右諫議大
夫贈左通奉大夫陳瓘所謂沒而其言立者歟昔孔氏

涉縣誌

卷之十七

藝文

三

作春秋貶諸侯討大夫以獎王室爾明此義故其言知
尊君昔唐明皇罷張九齡相李林甫議者謂治亂自此
分爾用此說故其言驗於後若此者蓋朕賜諡之意也
爾義有所激身且不顧况於家乎內有所守死且不懼
况少貶乎若此者蓋有司定諡之旨也噫生而爲英死
而爲靈朕意爾之精英尙凜凜乎如生必能鑒此哉可
特賜諡忠肅

宋高宗賜陳正彙白金御札

一朕思忠臣而錄用其子孫如卿者抑又保家之主也雖

夏造於朝而終以疾病... 金二百兩助家裝之費全可領也

元無考

明

太祖與四川布政司右叅政魏仲敏勅

勅曰國家筆建藩司欲其宜朝廷命令於一方以弼成其治厥任匪輕苟非功名端慎之士弗克稱焉爾四川布政司右叅政魏仲敏發跡明經列官太藩綜理詳明事不勞而畢集操持清慎名寔著而益勤課功既邁乎常

汝縣志

卷之十七

藝文

四

倫褒寵宜申於國典茲特進爾階大中大夫錫之初命於獻朝廷縣爵祿以待士用徵政績之成人臣竭勤勞以奉公勿替初終之節尚加茲懋以防顯庸欽哉

仁宗與左春坊左庶子陳山勅

制曰朕致隆國本茂建元良所以係天下之心屬宗廟之重顧德器之所就必贊輔之有人咨爾陳山錄儒發身職教庠序給事庭陞敬慎不渝昔皇考之臨朝於聞孫而鍾愛爾爾隨侍良著勤勞今已正位於儲宮爾宜敘陞於官品特命為奉議大夫左春坊左庶子爾尚益端

乃志敬乃職惟古先聖賢之訓是導是諭以爲修齊治之資無怠無愆永光朕命欽哉

仁宗與戶部左侍郎陳山誥

制曰戶部掌天下土田生齒之籍金穀財賦之計調度經費之務至煩且勞董是任者及其佐貳非有厚於德優於才者何以善夫養民之政經國之圖哉爾奉議大夫左春坊左庶子陳山謙和詳雅敏達周慎選自教職給事殿廷先皇帝簡用陪朕亦既有年暨陞官坊益勤悉輔朕嗣登寶位眷念舊人特陞爾爲嘉議大夫戶部左侍郎於戲知民庶艱難必使之得其養量國用出入必有以合乎宜益懋爾庸以永朕命欽哉

宣宗與戶部尙書陳山誥

制曰朕惟地官司徒總邦賦其任甚重而學士之職固資其文學亦必望有德業之助焉爾戶部左侍郎陳山發身儒術先朝處之選侍六科之職允宜厥官又簡輔朕於春宮歷歲茲久摠誠謹論裨益良多肆嗣位之初首用陞擢然當急治之日益切倚毗之心今特進爾爲清一審大夫戶部尙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爾朕之舊人必務

所以佐佑予於道書曰予違汝弼又曰汝交修予汝惟
欽哉尚書政本之地必務以仁厚民若施之訓辭必達
予所以仁民之意於天下益端乃操勵乃績稱朕付畀
汝懋哉

奏議

論蔡京疏

宋陳 瓘

哲宗時京與其弟卞俱在朝廷是時章子厚執政威福
自己出京卞二人實贊道之姦德相濟太上皇卽位擢
京爲翰林承旨京陰結權貴專務不德帝將有大用之
意中外詢詢右司諫陳瓘力言之章十上其尤切至者
曰

沙縣誌

卷之十七

藝文

六

臣聞盡言招禍古人所戒言路之臣豈能免此臣伏見
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弟兄在朝贊道章子
厚共作威福卞則陰爲謀畫子厚則果斷力行且謀且
行者京也哲宗篤於繼述一於委任事無大小信子厚
不疑卞於此時假繼述之說以美私史子厚於此時因
委任之篤自明己功京則盛推安石之聖過於神考又
推定策之功毀滅宣仁以取合二人子厚之矜伐京爲
有助卞之乖悖京實贊之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
其罪京與子厚卞共怒安民協力排斥爲姦讜而孫

韓董端逸陳次升因論京相繼黜逐哲宗晚得鄒浩不
由進擬置之言路浩能忘身徇節上副聖知京又因得
其罪而濟毀之七年之間五害言者擯朝廷之耳目成
私門之利勢言路既絕人皆鉗默凡所施行得以自恣
遂使當時之所行皆爲今日之所蔽臣請畧指四事皆
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也蔡卞之溥神考陛下既知其惡
矣伯仲相符墳笮如一事無異議罪豈殊科一黜一留
人所未論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一也邢恕之累宣仁
陛下既察其罪矣於是司馬光劉摯梁燾等皆蒙敘復

京嘗奏疏請誅摯等家族審如京言則所以累宣仁者
豈特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則逐之在京則留之何以
塞刑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下之所
以議京者二也章子厚自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京亦
自謂元豐未被命帶開封劄子攜劍入內欲斬王珪京
之門人皆謂京於此時禁制宣仁京亦有社稷之功今
陛下雪珪之罪還其舊官則是以珪之貶於子厚爲非
也在于厚則非之在京則留之如是則子厚有離罪珪
看職矣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三也子厚之初篤信京

下傾心降意。此二人假繼述之說以行其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九月下爲執政。於是京始大怒。而與子厚絕矣。自今觀之。京之所以與子厚絕者。爲國事乎。爲己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四也。陛下卽位之初。以用賢去邪爲先。而京之蒙蔽欺罔。曾無忌憚。陛下必欲留京於朝。行其故何哉。臣知陛下之意。本無適莫。而京之所以據位希進。牢不可拔者。則以韓忠彥嘗布不能爲國遠慮。輕率自用。激成其勢故也。京下同惡。天下所共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議。則顯正二人。

之罪不難也。忠彥等不務出此託之師謀而出之太原。雖加以兩制學士之職。而實以詭計除之。想當進擬之時。必有不情之奏。用奇設策。不由誠心。二聖安得而無疑。公議亦以爲未允。及京之留布。復爭辯再三。之瀆無以取信。相激之勢。因此而成。陛下進賢退邪。法則堯舜。然天下之心。皆疑陛下有大用京之意者。以京之復留。故也。京之所以復留者。以忠彥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留之者。生於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天下治亂自此分矣。崔羣譴唐之治亂。在李林甫。張

於退之時今京款後先帝與才無異而又歸還
烈賣禍於傳卞曲爲自安之計而陛下果留之矣今既
復留則後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繫於一京崔羣
之言可不念哉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禍亂之
機亦不可以不蚤辯也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可謂
知所先後矣臣愚首預茲選明知京在朝必爲大患而
不能以時建言萬一有意外不慮之變陛下幡然悔悟
誅責當時言事之臣則臣雖碎首陷留何補於事此臣
之所以憤懣而不敢默也臣嘗爲卞所薦與京無纖介

之隙所以言之者爲國事爾非特爲國事也亦爲蔡氏
也且京卞用事以來籠絡薦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
官者不下數百千人其間材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
爲不少彼皆明知京卞負國欲洗心自新捨去私門顧
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百千人皆
指爲蔡氏之黨若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皆反爲朝廷
之用所以消去朋黨廣收人才正在陛下果於去京而
已此亦已用之術在昔熈寧之末王安石呂惠卿紛爭
以後天下之士分爲兩黨神考慮之於是自安石既退

肅州既出後不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亦兼取而並用之也當壽天下之士有王黨呂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者以此然則消去朋黨之術唯在去京而已今京關通交結其勢益牢廣布腹心共成私計羽翼成就可以高飛愚弄朝廷有向兒戲陛下若不蚤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自古爲人臣者官無高下犯人主未必得禍一觸權臣破碎必矣或以爲離間君臣或以爲賣直歸怨或託以他事陰中傷之或於已黜之後責其怨望此古人之所以不免也臣豈敢自愛其身

若使臣自愛其身則陛下不得聞京之罪矣國家內外無事一百四十一年矣古所無有甚可畏也譬如年老之人康強無疾日服溫暖猶恐氣衰至於保養陰邪必成腹心之疾伏望陛下謹保祖宗之業獨持威福之柄斷自宸衷果於去惡則天下幸甚取進止帝以瓘之所論不根罷右司諫添差監揚州糧料院尋改差知無爲軍瓘復上章條其事件曰臣上件所言在旣責揚州糧料院以前陛下若以臣言爲是則當如臣所請按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後改臣差遣以示聽納若以臣言爲非

則當理加貶竄乃得免當今東萊驚自肆無所畏懼而
臣草屢上並未蒙降出使臣在下不以臣言為信不信
其言而輕於改命傳之天下人必駭惑其為聖政之累
無大於此且京久在初起專以輕君罔上為能以植黨
任數為術挾繼述之說為自便之計稍違其意則以不
忠不孝之名加之脅持上下決欲取勝而後已主威不
知也臣之一身遷貶榮辱何足道哉所有差知無為軍
勅命臣不敢祇受迤邐乘船前去揚州聽候指揮

出豫章遵

縣誌

卷之十七

藝文

十一

堯錄

臣從彥釋曰楊子稱樗里子之智也曰使知國如知
葬則吾以疾為著龜以甚言知國之難也陳瓘之論
蔡京其吉凶禍福莫不兆見為國之著龜者矣然京
終大用鞠為禍胎瓘言不售終斥逐流落以死於外
王黼繼之遂召金人犯關之變豈不甚可憫哉
論瑤華不當遽復何大正不當遽賞疏

陳瓘

臣念二日案稟職事因論朝廷之議未及瑤華而先賞
大正等失於太遽蓋以當時詔旨以謂內稟兩宮外

咨宰輔之意人所共諭兩宮之訓外人不知但聞秘獄
初與推鞠嬪御獄詞旣具遂及中宮朝廷皆以爲當行
其事遂告于天地國威所脇誰敢出言至于今日言路
旣開是以大正之徒敢陳旣往之事意雖可取言亦無
難况大正所陳其事不一請復瑤華者乃其所言之一
事而已然而外議訥訥溢語相傳皆謂陛下之所賞大
正者欲復瑤華故也當時預議執政卽今皆在朝廷憂
廢者之復興恐身禍之莫測雖知聖度之寬大亦慮言
者之沸騰使其各有懼心蓋由恩及大正臣故曰賞之

一遠也雖然前日之事以母子之動靜而定是非於獄辭
茲固非所以習天下而尊堂陛也又况當時推刻事由
郝隨案牘雖存豈復盡據設有冤抑理合辯明然而訓
果出於兩宮則先帝當時不得不從事旣干於泰陵則
陛下今日安可輕改假使昔者兩宮無堅確之命先帝
有常悔之心大正疎遠何由得知然則朝廷莫大之政
國家難處之事未可以卒然而議也臣願陛下先思昔
者所以致此之因然後罪之赦之皆得其宜矣臣謂致
此之因生於元祐之說以繼述神考爲說以讐毀宣仁

爲心其於元祐之事譬如刈草除其根其根去則草不生矣乃宣仁之所厚又於先帝本無間隙萬一瑤華有預政之時則元祐之事未必不復是以任事之臣過於久遠之慮若刈草而去其根則孟氏安得而不廢乎知經術者獨謀於心宰政柄者獨行於手心手相應實同一體方其造謀之時自謂密矣而見微之士原始知終彼患失安位之人不能正救雖有可罪然而春秋之法專責造意之人而已臣願陛下考往驗今詢謀於衆或採芻蕘之論或乞黃耆之言議之既熟乃發成斷大明誅意之法則首惡者懼曲示含垢之恩則獲免者衆如此則事體無傷謫罰不廣耿育宣布所起之言可示於天下仁祖專責范諷之意可法於今日天下靜擾繫此一事願陛下詳擇

論國是

陳瓘

臣竊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之聖王以百姓之心爲心故朝廷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是非也是以國是之說其文不載於二典其事不出於三代雖楚莊王之所以問孫叔敖者乃戰國一時之事非堯舜之法也然

汝縣誌

卷之十七

藝文

七

其言曰憂策商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不合其取舍者爲非則是孫叔敖之意亦不敢以取舍之私而害天下之公是非也若夫取舍簡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異我者非此楚莊王之所不取也豈聖時之所宜有哉所有國是事故一件謹錄奏聞

論仕楚叛臣罪二格疏

鄧 肅

臣今月初六日以本職上殿論前日叛臣爭事僞楚大小輕重亦自不等欲乞先立罪格一定於此然後按僞楚之籍取叛臣姓名就格斷之庶幾君臣之間皆不得

汝縣誌

卷之十七

藝文

十四

以容私一網而盡不廢朝廷之力臣遂不敢瑣瑣具當時叛臣姓名敷奏惟先立二格而已伏蒙陛下謂臣在圍城之中固知姓名令臣具奏臣謹取臣所撰二格以按叛臣之罪爲陛下盡陳之臣所論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一日諸侍從而爲僞執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吳弁莫儔呂好問李回是也時雍等今已賜罪獨好問平日端謹不墜家聲一旦與王時雍處獨事僞楚朝臣爲好問痛惜之然當時士人或謂好問有反正之志所以維持王室者不無力焉臣考於名教觀其蹤跡有大不

者始為奉册使俄為門下侍郎雖三沢之童已皆
叛矣今陛下擢於偽命之中置之二府是以叛臣而為
股肱之任也其二曰諸庶官及宮觀而起為侍從者如
司農卿胡儻太府卿朱宗之為侍郎大理卿周懿文之
為大尹盧襄李擢范宗尹等皆起於宮觀以為禁從是
也胡儻周懿文等今在桎梏固不足論請論其餘者
金人破城自南壁始李擢盧襄實提舉其事日聚羣
浩歌城上虜已窒壕恬然不顧破吾京城實二人也
馮楚一立則由責籍宮觀之中復居近侍之職其不

之迹已彰彰矣范宗尹昔嘗於宣和對廷揣王甫
數蔡京之罪其於梁師成童貫等畧無一語及之
可知矣靖康之初遂竊虛名以居臺諫當官則以
事耿南仲以求禁從城破則以妾婦事范瑗以資
及偽楚一立則起於宮觀以為諫議始不知所諫者
耶忠耶叛逆之事耶非呂據寶位犯宮嬪罪已顯
其心腹之臣尚可用乎其三日撰勅進文與
世且致書之惡不滅勸進其詞云有堯舜之得
君之德不唯不忘之語可駭天下至

顧雖犬馬有所不爲朝廷取授勅進之吏習受之
而以撰赦書者止令分司是不知亦何私於趙文
其四曰事務官者金人已立僞楚之語朝士集
不能如禮遂私結十友作事務官講論册命之儀
供奉之物悉心竭力無所不至使邦昌安然得陽
爲揖遜北面而拜者三南面而拜者二揮涕就位
以事美官皆事務官之力也且陛下登九五之位
天下欣然而護再生朝廷不聞有先時而爲事務
官者及僞楚之立而十友紛然如水就下此其情
尤可惡也然當時詭秘

名人不盡知今乞詢元提舉官呂好問則十人之迹
所逃矣其五日因張邦昌改名是也何昌言先奏
楚之廷乞改爲善言其弟昌辰遂請於部改爲知辰
惡犯昌字也且當時願博文之爲赦文更不顧朝諱
而昌言昌辰切切然惟恐犯張邦昌之諱如此是
時羣臣不知果有宋德耶果無宋德耶論至於此
臣但泣血而已已上數等臣乞定爲叛臣之上竄
之嶺外所謂叛臣之次其惡有二其一曰諸執政
侍從臺諫稱臣於僞楚及拜於庭下者是也所謂
執政者如馮辯是也從駕而出

就身而還尙忍行平日從朝之路入平日報謁之庭
拜他人便爲君父此不知果何等用心也所謂侍從者
其餘以行遣矣獨有李會尙爲中書舍人陋儒無知平
昔碌碌此固不足論也然在淵聖朝旣爲從官在僞楚
朝又爲從官今復因循不失舊物是事陛下如事僞楚
事僞楚如事淵聖畧無彼此之間矣陛下雖尙容之未
正典刑不知李會亦何施面目尙敢持橐以行天日之
下乎李會平日嘗與范宗尹對語曰邦昌實無罪而陛
下責之爲非切切然爲其僞主游說如此信乎桀之犬

可使吠堯也所謂臺諫官者洪芻黎確等及舉臺之臣
是也當時臺中有爲金人根括而被杖者四人以病得
免其餘無不在僞楚之庭矣且臺諫者天子耳目之官
也虜騎迫城尙持講和之論聖駕將出曾無一言之戒
天作奇禍則倉黃失措遂居他人之庭復處臺諫之職
所謂節義廉恥果安在哉今日尙有不易舊職者不知
其所立如此又何以論他人之過耶其二日以庶官而
升擢差遣是也然此不可勝數自僞楚以後謂之權官
而被僞命劄于者皆是也臺省寺監學校劄局無所不

有乞專委留守司按籍取則無有遺者其三曰願爲奉使是也黎確之使趙野李健陳戩之使翁彥國擁黃旗持僞告左右僕從皆受僞恩馬上洋洋自號奉使力說勤王之師以爲邦昌久居之計故邦昌曉諭曰候勤王師退然後開門蓋恃有一二奉使耳借使一二奉使能巧爲辭說以惑今日之聽臣當問之曰邦昌何爲者豈有朝士乃甘心爲之奴僕乎旗色用黃賞人用告皆若所攜矣此又何自而得之哉已上數等臣乞立爲叛臣之次於遠小處編管若夫庶官在位供職不廢但竊祿

食臣乞赦其罪而錄其名蓋焉能爲有焉能爲亡旣不足責亦不可用但置之而已臣切觀近世士大夫所論以謂僞楚之事爲金人迫脇無足罪者臣以謂蘇軾誠喜李白謂白從永王璘也當由迫脇終以李白爲豪傑之士殊不知迫脇而從不過畏死矣豈有豪傑之士畏死而亡義乎况臺諫以上朝廷以國士待之待之以國士而報之以衆人此果何等人哉雖才如李白亦當賜罪况凡下奴才無足取者伏望聖慈特賜剛斷無惑羣聽腹心之患旣除則邊鄙之虞可以消矣惟陛下總察

取進止

論陳良弼

鄧肅

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今送臣僚所論二章付門下後省其一章論臺諫之職不可觀望其二章論宦官之盛不可不戒臣竊鼓舞以爲中興之道正在此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所用黃門比之上皇僅百之一比之淵聖僅十之一是陛下於此司蓋未嘗不戒也然小人無知尚有敢循舊轍者陛下旣責臣以言臣敢默默乎臣於初十日待班殿下有肩輿而至橫門者羣臣吐舌

通縣誌

卷之十七 藝文

十九

莫敢誰何嘗試遣人詢之曰內臣陳良弼也臣切謂百官下馬外門徒步而入雖雨作泥深滅足沒跗未嘗敢以爲勞蓋君臣之分不敢廢也良弼何人敢爾驕傲雖宣和以前宦官最盛不聞童貫梁師成等敢用肩輿輒入橫門者乎今良弼之寵方之童貫等無萬分之一便敢輕視朝廷失禮如此傳之天下有損聖德臣竊痛之或曰良弼病矣不能徒步臣以爲不然豈有不能徒步於橫門之外而能徒步於橫門之內者乎又曰汴河失涸運漕不至良弼一出則黃流瀰漫一時之功不可圖

也臣又以爲不然若恃微功便忘分義則趙普之流當
乘肩輿以登太祖之庭矣或者又曰恐得聖旨而後敢
爾臣又對之曰此決無是理也朝廷之議定於太祖陛
下孝德上追虞舜豈忍以一黃門之故輕變祖宗之法
乎臣愚伏望聖慈明正典刑以示懲戒不惟消患於未
然亦所以弭天下之謗也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論留李綱

鄧 肅

臣嘗觀宣和司諫高伯振觀望王甫不敢誰何每出傳
呼諫官道路之人皆得以慢罵之靖康諫議洪芻阿附

汝縣誌

卷之十七

藝文

二十

耿南仲不恤國難一日過朱雀門羣小擁其馬以數之
曰國步如此爾所諫者何事彼二人者方其巧爲身謀
以竊禁從往往自以爲得計殊不知欺君之罪重於欺
天故伯振死於白刃而洪芻流于海島皆天有以罰之
也臣誤蒙三朝之知實緣論事宣和之末嘗進乞罷花
石詩羣臣欲置於死地上皇赦之仍欲召對靖康之初
賜對便殿力詆權臣當時指以爲狂而淵聖容之尙實
於寺監今年不食楚粟幾餓殆不能行萬死一生奔赴
行在陛下卽擢於言路初望天顏遽論宰執必待其

臣言乃已當時士夫謂臣必踵張所失給之轍矣而陛下錫臣以五品之服且褒以聖語謂臣論事正當甚有以顧臣何人上蒙聖眷如此雖瀝臣之血而膾臣之肝不足以謝天地之德也然臣之職則諫臣也若陛下曰然而臣亦曰然若陛下曰否而臣亦曰否是奉天子者也非諫天子者也雖聖德眷隆未卽賜罪然臣獨不愧於心乎獨不愧於天地神明乎今雖可免異日將何如哉不爲高伯振卽爲洪芻矣此臣愚所以日夕惶恐而未知死所也竊惟人主之職在論一相陛下初登九五

之位召李綱於貶所而任之以鈞衡其待之非不專而禮之非不厚然李綱學雖正而術疎謀雖深而機淺固不足以上副眷注之誠惟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真以身殉國者今日罷之遣責詞嚴甚此臣所以切有疑也旣非臺章又非諫疏不知遣詞者亦何所據而言之臣若觀望豈復敢言臣愛君真敢默默乎且兩河百姓雖願效死而五月之間畧無統領民心忙然將無所適從矣及卒綱措置不一片間民兵稍集今綱旣去兩河之民將如何哉儻楚之臣罪當萬死前日紛紛皆在

光七逐逆臣張邦昌然後叛黨稍能正罪今綱與夫
則叛臣將何如哉叛臣在朝廷政事乖矣兩河無兵則
口口驕矣李綱於此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長也昔者宣
王所以爲中興之主者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已陛下
聖德過於周宣所以修政事而攘夷狄者豈可後哉李
綱一日之長亦惟陛下採之

請補宋羅李二先儒從祀呈

明將樂縣學生林鈿

爲懇奏請補入真儒從祀以尊道統以光盛典事竊惟
聖賢學問在繼往而開來帝王闡明先崇功而報德故

沙縣誌

卷之十七

藝文

三

問授受于一脈之相承則淵源必溯而極推尊於百世
之定論則俎豆彌光鈿生長雙劍之邦私淑四賢之澤
久矣乃楊中立朱晦翁旣已登祀廟廷而羅仲素李愿
中尚未與列從祀此從來之缺典而議禮者所不容緩
也溯自楊中立載道而南爲後世學士之鼻祖乃衍中
立之心傳者羅仲素也承仲素之嫡派者李愿中也由
羅李以遠傳于朱夫子見知聞知統系相接師傳弟習
前後一源譬之河流楊中立星宿發脈也而羅李以及
朱夫子亦猶歷濟滌淮漢以達于海者也昔宋元豐
七年進孟子與顏子配享其後議者謂孟子受業于子
思子思受業于曾子咸淳三年遂以曾子子思四賢並
配至今稱千古至當之禮今尊朱夫子之道而未及其
從來相傳之自是進孟子而忘曾子子思也其可乎哉
昭代禮明樂備卽薛文清王文成陳白沙皆得從祀而
况承先啟後可師百世如羅李二先儒其有功于道脈
尤章章較著者哉謹按宋鑑及性理諸書羅從彥字仲
素沙縣人徙家南平從學楊時于蕭山旣而築室山中
絕意仕進克然自得朱子曰龜山先生倡道東魯志之

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益一人而已又曰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時作何氣象真能探索本原洞見道體周氏垣曰先生在羅浮山坐三年窮天地萬物之理註遵堯錄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者公之學其明體適用畧可推矣李侗字愿中劍浦人結廬山中謝絕世故信四十年食飲或不克而怡然自得朱熹師事焉朱子曰先生少遊鄉校有聲已而聞邵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奧又曰先生從仲素學講論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又曰先生資稟勁持氣節豪邁而克養純粹無復圭角精銳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邵氏廸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蓋二儒者其衍道南之脈卽以衍千聖之傳緒于不墜其開紫陽之統卽以開六經之日月于中天茲遇宗師大人主張風教羽翼宗盟乞將地方真儒奏請從祀廟廷庶崇儒重道之典益光

沙縣誌

卷之十七

藝文

三

而仰止景行之心均慰
地方幸甚斯文幸甚

請補宋羅李二先儒從祀疏

明福建按察司僉事提督學道熊尙文

一 題爲地方真儒議補從祀侯覆日久謹循職掌懇恩速
一 賜覆補以隆風教以光聖治事竊惟繼往開來功莫先
一 于明學推功崇報典莫緩于盛時矧維風起敝之機權
一 全屬發潛闡幽之德意臣奉命視闡學一年于茲凡學
一 教一切興革事宜係臣職分所得行者皆不避勞怨而
一 行之其有臣力量所不得行而職分所得請者今亦皆

不避胥賈而請之惟是所屬延平府宋儒羅從彥李侗
萬曆三十三年已經巡撫徐學聚巡按方元彥題請從
祀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迄今四年該部尙未題
覆夫人固有日久而後論定者若羅從彥潛思力行任
重詣極李侗道德純備學問通明宋史所載已稱四百
年定評矣事固有論定而後可行者若羅從彥李侗從
祀在元至正則浙江行省有議在明朝則學臣金賁亨
周宏祖等有議今日此舉允祿萬代瞻仰矣羅從彥所
著名經解書說頗富惜其年久散佚獨有遵堯錄七卷

別錄一卷合四萬餘言衍釋之所發者煥乎作述之規
範辨微之所明者炯然今古之章程臣近得成化舊本
重校正之亦足爲其經世實學之徵李侗生平不在著
述文字上着脚卽語在性理大全亦皆雜記惟有師弟
問答出朱熹手編者一後學續編者二合數千餘言批
答於問條者允矣洙泗之心法指授于劄記者躍然伊
洛之真詮臣近得成化舊本重編集之亦足爲其潛心
性命之券夫自大本之旨不明學者誰知不睹不聞中
有此真命脈從彥教侗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庶

幾窺見其與自知止之傳絕響學者誰知事物縹懷中
有此真把柄偈語熹事雖紛紜還須我處置庶幾默透
其宗我明朝罷黜其說獨遵尚朱註二百年來名卿碩
輔高賢大良取功名者以之爲筌蹄志道德者以之爲
津筏試觀師弟問答淵源有自淺言之爲讀紫陽之註
者卽延平之徒可也深言之謂成朱子者與生朱子者
等可也徒用其青而頓忘其藍恐非所以彰國家報功
之厚尊生之本而遺學之源尤非所以宏師門錫類之
仁查得孔廟配享始于曹魏七年止于顏子一人迨宋

汝縣誌

卷之十七

藝文

五

元豐七年進孟子爲二配議者謂孟子受業于子思子
思受業于曾子咸淳三年遂以曾子子思並配然後配
享有四大楊時載道而南羅從彥親承嫡派李侂衍其
緒而後朱熹接其傳是朱熹之于李侂從彥猶孟子
之于子思曾子也配享孟子而因配李侂從彥之師咸
具在從祀朱子而因從祀朱子之師李侂從彥同我皇上
崇尚理學特從祀王守仁亦獻其說而羅李之
賢又不啻度越諸儒之爲者此其所以與之與也
學者苟不徒溺志功名而直身其

以來楊與朱之間亦自吾學不容斷之脈絡也拉奉
書云風教所關宜以綱常爲己任地方有此大儒而祀
典未舉又自臣身不容諉之責任也倘蒙並賜俞行秋
乞勅下禮部速爲題覆地方幸甚斯文幸甚萬曆三十
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奉旨該部看了來說

禮部題疏 明署部事吏部左侍郎翰林學士翁正春
題爲地方真儒議補從祀侯覆日久謹循職掌懇恩速
賜覆補以隆風教以光聖治事祠祭司案呈奉本部送
禮科抄出福建提學僉事熊尚文題前事奉聖旨該部

泖縣誌

卷之十七 藝文

三六

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又查得萬曆三十
三年福建巡按御史方元彥題爲議補從祀崇真儒以
光道緒以廣聖治事等因俱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
遵隨該禮科叅看儒臣從祀之議蓋所關於學脈人心
世教良非眇小今巡按方元彥所舉羅李二儒列祀廟
廷夫二儒潛心正學上接伊洛之傳下啟紫陽之緒真
聖統之正派也羅豫章旣爲楊龜山入室弟子李延平
又爲朱紫陽宗其嫡派當時業躋楊與朱于俎豆之列
乃獨于二儒而靳之何歟我朝稱道術必曰孔孟終日

程朱然孔子倡道于洙泗有曾子子思相繼發明而後
孟子接其傳程氏倡道于伊洛得羅豫章李延平相承
正宗而後朱子衍其緒則羅李之功實與曾子子思等
故崇祀之典在元至正則浙江行省有議在本朝則學
一臣金賁亨周宏祖等有議今日此舉正係萬代瞻仰者
但事重禮殷不可不慎歷查先年如薛瑄王守仁陳獻
章等從祀皆令儒臣謨議奏進然後會官廷議上請合
無比照往例臣勅下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國子監
等衙門文學諸臣令其廣咨博採將兩賢生平行實及
人心公論逐一作速謨議各自奏進候御覽發下之日
本部仍會官廷議具疏上請伏候聖明裁定勅下欽遵
施行庶于聖道有光矣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具
題奉聖旨是着各衙門作速議奏

禮部題覆疏

明署部事右侍郎翰林學士孫慎行

題為地方真儒議補從祀謹循職掌懇恩速賜覆補以
隆風教以光聖治事萬曆三十七年五月內該提督福
建學校按察司僉事臣熊尚文題所屬延平府宋儒羅
從彥李侗乞要從祀孔廟等因奉聖旨該部看了來

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萬曆三十三年九月
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方元彥會
同提督軍務巡撫福建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
學聚等具題乞將宋儒羅從彥李侗從祀孔廟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隨該禮科叅看得儒臣從祀
之議事雖緩而實切蓋所關於學脈道術人心世教良
非渺少今巡按福建御史方元彥疏舉羅李二儒列祀
廟廷二儒恬養巖棲潛心正學精修詣極油然有得止
接伊洛之傳下啟紫陽之緒真儒固之巨擘而聖統之

正派也羅豫章既爲楊龜山入室弟子李延平又朱紫
陽宗其嫡派當時業躋楊與朱于俎豆之列乃獨于二
儒而靳之何歟從祀鉅典須博謀之儒臣採之廷論從
公品騰而議覆可也抄出覈之等因連抄到部送司在
案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隨該本部題覆比照往例
仍勅下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國子監等衙門文學
諸臣令其廣咨博採將兩賢生平行實及人心公論逐
一作速撰議各自奏進候御覽發下之日本部仍會官
廷議具疏上請伏候聖明裁定等因奉聖旨是着該衙

門作建議表狀此致連隨該本部先任禮臣翁正春孫
催去後收有議單五本今臣等於任內復行催議續收
議單六本謹將諸臣前後所議二賢事畧一一爲皇上
陳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臣何宗
彥議曰祀典之設以報功也孔廟從祀歷代尤重之或
著書立言羽翼六籍則功在明道或繼往開來統承正
學則功在傳道宋儒若豫章若延平粹然爲洙泗嫡傳
上繼程氏而下開朱子者也職嘗讀宋史本傳性理大
全尊堯錄問答諸書得其梗概豫章初事龜山三日汗

浹背日幾在一生又之洛見伊川益信龜山之說爲是
僂侍者二十年盡得不傳之秘終日靜坐觀中時或溪
山吟咏克然自得龜山弟子千餘人默語潛思力行任
重詣極豫章一人而已所著多名言尊堯錄尤徵經濟
實學惜未見之行耳延平間豫章得河洛之學從之累
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洞貫融釋豫章教以靜中觀
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求所謂中者久之知天下之大
本在是凡天地之高厚品彙之化育以至經訓遺言巨
焉小物莫不一一得其衷由是涵養益純灑然脫畧如

氏車爾不違心目之閒謂學問不在多言但默坐
心體認天理卽一毫私欲亦退聽又謂學者知理一分
殊然後不惑于疑似亂真之說朱子每服膺之朱子又
述答問爲要語嘗謂人每來延平聞愈超絕其日新不
已如此大都豫章以篤實勝然靜中窮極天地萬物之
理則篤實而未嘗不超悟也延平以超悟勝然讀書必
見諸行事聖賢所至皆勉而進超悟而未嘗不篤實也
二子清節粹養在宋儒中已表表宜祀矧上接程氏之
緒下開朱子之傳使堯舜以來一中之統昭昭揭日月

而行伊誰之功而祀典闕然未舉豈應先河後海之義
無論後世之人心不安卽朱子居歆之際亦有踧踖弗
寧者且今天下治教雖休明而道統之蓁蕪亦已久矣
或砥礪名行規旋矩令非不稱名士大夫而性命之精
一未窺或標明立戶談元說妙以講學爲名高而察其躬
修多點闕是說玲繁繡也其於道不啻背而馳矣二子
之學術政起膏肓之良石而紹明道統之真傳也然則
一上允學臣之請登諸從祀之列非直報功亦以明其關
係人心世道誠不細矣左春坊左中允臣張以誠左春

其善兼翰林院檢討臣盛以宏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印禾實左春坊左贊善臣王毓宗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龔三益翰林院檢討臣薛三省翰林院檢討臣鄭以偉國子監司業臣周道登已上諸儒臣集議等疏所以陳述二賢之品槩闡搜二賢之精神贊之聖學而不慚垂之後學而無弊者至詳至確已無容復議矣臣等看得二賢于宋儒中亦特稱焯焯未可多得乃數百年來未崇俎豆誠爲缺典且我國家功令

所宗濁程朱之學乃二賢一以爲紹後一以爲開先其有功一道學甚鉅今天下雖名宗程朱學而高明之士往往多跳而出其上至以篤行有餘超悟不足少之夫程子篤實非二賢不傳朱子之篤實非二賢不啟而二賢固非顯以篤行顯者也學者誠進而觀焉實見其大本大原最精最粹如衣之挈領而條理各歸如水之得源而流行自暢恍然可以識性命之真誠明之合崇實行者固不憂拘板卽希妙悟者當亦不墜空虛豈至有以致知而非力行亦豈有以力行而黜致知者哉卽

有功于程朱亦甚鉅然則允學臣及撫按諸臣所請
與崇祀非特百年應舉之曠典抑亦今時正學之急務
也伏乞皇上鑒二賢學術之咸至覽諸臣謨議之皆同
卽將二賢分列宋儒胡安國之下朱熹之上入廟從祀
庶正學不泯鉅典重光而于世道人心有補矣萬歷四
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具題三十日奉旨是

著述

四明尊堯集表

宋陳 瓘

臣瓘言臣六月初五日准通判牒准編修政典局牒奉

沙縣誌

卷之十七

藝文

三

聖旨取臣所著尊堯集臣依稟聖旨不敢違滯緣臣著
撰此集未經奏御令具狀申編修政典局乞爲繳進合
於御前開拆者臣竊以畝畝愛君精神雖至芻蕘議政
迂濶難行葵向不習而常傾芹陋敢期於得獻獨因睿
斷許貢危衷申謝伏念臣糞土下材犬馬賤質數罪固
多於擢髮舍生無意於兼魚初欲糜捐終難緘默因續
前言之緒聊輸垂絕之忠非敢有善善惡惡之辭但欲
明尊尊卑卑之義此螻蟻所能知也在縉紳安可藐然
八十卷之私書奪此與彼十九年之懿績可從而遠

可於無遠之初有辨明於茲其微臣持將順之志在流
寬而靡忘鋪張痛詆之言編類厚誣之語初謂熙寧之
輔不媿有商之臣於成湯敢肆厥欺疑安石有所弗忍
及窺觀於懟筆始粗見其遊辭因思大典之久誣益願
忘軀而往訢合浦十論申舊疏之餘言四明八門撮其
一要於一序實欲彰大德之盛不敢畏王氏之強寧碎首
於邦誅忍謾心於國是彼效尤於往轍亦苟逞於陳編
難以縷闕畧舉綱要謂藝祖濫誅無罪謂真宗矯誣上
天訕薄裕陵攘奪先美以託訓爲箝口之術以歸過

自譽之媒但矜詆訾之極工罔顧威靈之如在幾乎
矣豈不痛哉讀其書寧忍終篇稽其文可爲流涕代之
之筆盡目其徒爲儒宗首善之宮肇塑其形爲坐像
宜無禮而行誚吏書獻佞而請觀光乎仲尼乃王雲
突之讚此諸孟子實雋等輕君之情彼衰周之僻王
真儒之將聖當時不得配太廟之享後人所以廣
之祠今比安石爲欽王之臣則方神考爲何代之士
一人幸學列辟班隨至尊拜伏於爐前故臣矯倨至
視百官氣鬱多士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倒之

考之再相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屏迹金
棄置不召者十載八字威加於鄧綰萬機獨運於
豈可於善述之時忽崇此不遜之像因懷先朝三令之
法遂費今日千倍之財人材之可擢不殊國用之添
徒廣腹吾民之膏血增彼像之精神美成其私怨集於
國陸贄設枝顛之喻承業以財盡爲憂忠哉古人愛
之誠異乎今日養士之意又况臨川之所學不以春秋
爲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迭賓之禮禮
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之非豈是先王訪道之

法贛州舊學記刊于四紀之前辟水新廡像成于一
之手唱如聲召應若嚮隨使王氏浸至於強梁乃元
助發其氣焰昔宣仁權同之際謂介甫節行甚高宜
崇官仍加美懿司馬光書之于簡呂公著行之於朝
以稽弊爲心徒發鎮浮之義負安石者重加黜責欺
考者畧不誰何遂至於枝蔓而難圖豈非由偏助之
過雖當時未見誣史而先朝自有聖批恬不奉行養成
乖悖蒙蔽裕陵之衆美眩耀鍾山之一書四輔之行謀
一費木生於日錄三衛之設規模初定於新經密密乎鄧

蹇之安排草草乎京摠之傳受考其音聲則箎唱而塤
和譬諸手足則左弱而右強凝爲冰山烈若原火愚公
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河之願沒而後
已志不可渝望雖隔於戴盆夢不忘於馳闕丹誠上格
天語遙詢要觀尊主之恭緩議奸時之罪淵冰在念皇
礫寧逃恭惟皇帝陛下天大普容日明偏照覽熙豐記
動之史倣虞夏採詩之官咨輿議之多方證私書之百
毀舜纂堯緒孜孜乎善繼之勤武廣文聲斤斤乎丕承
之美茲所謂一人有慶可以得萬國之歡凡有識知孰

不將順天地尊卑之已定手足上下之宜分孔志在乎
春秋漢律嚴於名分戴土者皆知此義尊堯者豈獨臣
書燕馬以市骨而至鬻驥者必將來矣鄭校決防川之
壅有舌者豈忍默乎臣命可危衆口難遏伏望皇帝陛下
下念臣役志於奉上憫臣積禍於敢恭以尺朽之廢材
貢一符之愚慮言多妄發事則有稽宣宗當紹憲之時
寧容德裕之奪語武帝以述景爲事忍視馬遷之短辭
父子至情古今一揆不懲謗史之罪則何以謝過於宗
廟不毀坐像之悖則何以示順於華彝國是方強

遠改大器至重要在深思庶乎苗莠之分始於冠屨之
辨至美成於剛健大患生於因循儒宗數人自是一家
之說聖主獨斷乃爲我宋之休天心篤愛之甚明人情
企想而有待解神考在天之怒成聖主奉先之仁克果
斷於蔡功人將大覺善光揚於堯績上可無爲於一顰
一笑之中成允文允武之業臣將獻駿惠太平之頌豈
特進狂簡不裁之書胸臆無奇但盡恭於文字筋骸已
憊當致命於君親仰酌再造之恩退聽一成之議闔門
待盡殞首知歸臣無任惶恐戰汗激切屏營之至巨瓊

汝縣誌

卷之十七

藝文

三十六

誠惶頓首頓首謹言

西明尊堯集序

陳瓊

臣聞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王安石之
精義也有三經焉有字說焉有目錄焉皆性命之理也
蔡卞蹇序辰鄧洵武等用心純一主行其教其所謂大
有爲者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繼述者亦性命之理
而已矣其所謂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
所謂同風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習性命之
理者謂之曲學不隨性命之理者謂之流俗黜流俗則

國是者皆出於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動搖也臣昨在諫
省所上章疏嘗以安石比於伊尹伊尹聖人也而臣迺
以安石比之者臣於此時猶蔽於國是故也又臣所上
章疏謂安石爲神考之師神考堯舜也任用安石止於
九年而已矣初用後棄何嘗終以安石爲是乎臣迺以
安石爲神考之師者臣於此時猶蔽於國是故也臣昨
嘗以言取禍幾至誅殛賴陛下委曲保全賜臣餘命臣
感激流涕念念循省得改過之義焉蓋臣之所當改者

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孔子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
一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性命之理其有以異此乎臣伏
見治平中安石唱道之言曰道隆而德駿者雖天子北
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自安石唱此說以來幾五
十年矣國是之淵源蓋兆於此矣臣聞天尊地卑乾坤
定矣定則不可改也天子南面公侯北面其可改乎今
安石注命之理廼有天子北面之禮焉夫天子北面以
事其臣則人臣何面以當其禮臣於性命之理安得而
不疑也傳曰君之所以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祭主

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師無北面則是弗臣之
禮也豈有天子而可使北面者乎漢顯宗之於桓榮所
以事之者可謂至矣而所施之禮亦不過榮東嚮而已
若乃以君而朝臣以父而拜子則是齊東野人之語
助無父之教以此爲教豈不亂名分乎亂名分之教
豈可學乎臣旣誤學其教豈可以不悔乎易曰不遠復
無祗悔元吉臣於旣往之誤豈敢祗悔而不改乎臣昔
以安石爲神考之師是臣重安石而輕神考也臣昔以
安石比伊尹之聖是臣戴安石而誑陛下也臣爲陛下

辱官之官而妄進輕誑之言臣之罪惡如邱山矣臣若
至洗心自新痛絕王氏則何以明臣改過之心乎臣之
所以著尊堯集者爲欲明臣改過之心而已矣莊周曰
此以南嚮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莊
周之道虛誕無實而不可以治天下然於名分之際不
法不嚴也飛蜂走蟻猶識上下豈可以人臣自聖而至
於缺名分哉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
成安石北面之言可以謂之順乎崇此不順之教則所
建廢置之事何日而成乎廢大法而立私門敗攘奪而

生後患可爲寒心孰大於此臣請序而言之昔紹聖史
官蔡卞專用王安石日錄以修神考實錄簿神考而厚
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臣居諫省請改裕陵實錄及在
都司進日錄辯當是之時臣於日錄未見全帙知其爲
私史而已未知其爲增史也自去闕以來尋訪此書偶
得全編遂獲周覽竄身雖遠不廢討論路過長沙曾留
轉藏之語待盡合浦又著垂絕之文考詆誣譏玩之言
見蔡卞僞增之意向謂安石所錄皆可憑據卞之所增
迺有誣僞當是之時臣於日錄考之未熟知其爲增史

而已未知其爲悖史也蓋由臣智識昏鈍覺悟不早追
一思諫省奏章乃至合浦舊述語乖正理隨俗妄談既輕
一神考又誑陛下若他時後日陛下以此怒臣臣將何以
一自救敢不悔乎日錄云卿朕師臣也迺安石矯造之言
一又云督責朕有爲豈神考親發之訓既託訓以自譽又
一託訓以輕君輕君則訕侮譏薄欲棄名分自譽則驕蹇
一凌犯前無祖宗其語實繁聊舉一二日錄云朕自覺材
一極庸恐不足與有爲恐古之賢君皆須天資英邁此
一託訓以誣

又云朕頃鄙初無智識自卿在翰

始得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
卿初任講筵勸朕以講學爲先朕意未知以此爲急此
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卿莫只是爲在位久度朕終不
足與有爲故欲去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所以爲君
臣者形而已矣形故不足累卿此非託訓以輕君乎
侮譏薄欲棄名分可以畧見於此矣目錄又云王安不
造理深能見得衆人所不能見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
如安石不是智識高遠精密不易抵當流俗天生明俊
之才可以庇覆生民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卿無利欲

無適莫非獨朕知鄉人亦盡知若餘人則安可係此託
訓以自譽也又云卿才德過於人望朕知卿了天下事
有餘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朕用卿豈與祖宗時宰相
一般此託訓以自譽也驕蹇陵犯前無祖宗可以畧見
於此矣聖上以奉先爲孝羣臣以承上爲忠明知其誣
誰敢覈實則可以箝塞衆口可以熒惑聖聰誑脅之術
莫工於此始則置身乞批以脅制於同列終則著書矯
訓以傳述於後人誣脅臣鄰何足縷道上干君父可不
辨乎自到關以來至爲叅政之始不錄經筵之款奏但

書七對之遊辭載神考降問之咨詢無二問作及於三代言神考但慕魏葛謂厥身不異臯伊仍於供職之初辰首論理財之不可恐宜利而壞俗陳孟子之恥言凡人極論之辭掠爲已說彼所獻管商之術歸過先猷書神考之謙辭則曰以朕比文王豈不爲天下後世笑論太祖之征伐則曰江南李氏何嘗理曲恣揮悖躁之筆盡假烈考之詞矯誣上天孰甚於此祖宗之威靈如在聖主之繼述日新若不辯託訓之誣何以解在天之怒而况託訓之外肆詆尤多神考畏天省事彼則曰畏

謹過當神考欲除苛細之法彼則曰元首叢脞神考欲寬疑似之獄彼則曰陛下含糊神考禮貌勲賢彼則曰含容姦慝神考嘉納忠直彼則曰不懲小人又謂姦罔之徒陛下能誅殺否比忠良於元濟責神考爲憲宗請不可以罷兵當必勝而後已神考守祖宗不殺之戒以天地好生爲心厭棄其言春待寢薄先逐鄧綰次出安石至熙寧之末而安石前日之所怒者復見收矣至於元豐之末司馬光等前日之所言者復見思矣卞等不遵神考末命但務圖已之私以專紹安石爲心以必行

誅殺爲事請于哲宗而哲宗不許請于陛下而陛下亦
之人心歸仁天助有德遂使姦謀內潰逆黨自斃亦既
不敢居金陵人亦不復聖安石悔從王氏豈獨臣哉朝
廷縉紳協心享上庠序義理士亦同然科舉藝能孰肯
遽陳其所蘊有用之士亦將先忍而後爲變王氏誣君
之習合春秋尊元之義濟濟多士何患無人又况安石
所施其事既往若不自述於文字後人安知其用心著
爲此書天使之也然安石著書之意豈是便欲施行亦
所安排非無次序自謂舉無遺策何乃急於流傳宣示

遠近不太速乎然則傳流之速天促之也天之右序我
宋而不助王比亦可知也如臣昔者妄推安石謂之聖
人如視蟻蚋以爲泰山如指蹄涔以爲大海易言無責
鬼得而誅綱不可追繼舌何補聖人人倫之至也傲上
亂倫豈聖人乎聖人百世之師也教人誣僞豈聖人乎
孔子集大成者也尚以不居爲謙光武有天下者也猶
下禁言之詔豈可身處北面人臣之位而甘受子雲驕
僭之名乎雋爲安石畫像贊曰列聖垂教參差不齊集
厥大成光乎仲尼蔡卞書之大刻于石與雋所撰諸書

經義並行于世臣昔以答義應舉析字談經方務趣時
何敢立異改過日新請自今始於是取安石日錄編類
其語得六十五段釐爲八門一日聖訓二日論道三日
獻替四日理財五日邊機六日論兵七日處已八日寓
言事爲之論又於逐門總而論之凡爲論四十有九篇
合爲二門爲一卷并序一卷共爲五卷臣以憂患之餘
精力困耗涉文索義十不得一加以海隅衰陋又無賜
書神考御集無由恭閱又日錄矯誣與御批日歷時政
記抵牾同異無文可考欲校不得但專據私書畧分真

偽雖不能盡究底蘊亦可以闡其大槩矣凡臣之所論
以紹述宗廟爲本以辯明聖訓爲先蓋所述在彼則宗
廟不尊誣語未判則真訓不白何以光揚神考有爲之
心何以將順陛下述事之志凡今之士學古入官身雖
未試於朝廷心亦不忘於故畝載天覆地寧認同誣日
拙心勞徒唱爾僞犯古今之公議極典籍之所非陰奉
疑言顯違格訓安石欲置心神考以爲不可神考欲
建都省安石以爲不然今則四輔成矣都省毀矣道路
爲之流涕聖主能不痛心人皆獨罪於一京安知謀發

於蔡卞至於宿衛之法亦敢更張變亂舊規創立三衛
用私史包藏之計據新經穿鑿之文以畏憚不改爲非
以果斷變易爲是按書定計以使其兄當面贊成退而
竊喜京且由之而不悟他人豈測其用心事過而闕蹤
跡乃露齎咨痛恨雖悔何追在私家何足備論於國事
豈宜如此謂塘灤未必有補可以決水爲田謂河北要
省民徭可以減州爲縣至於言江南利害則曰州縣可
稱論民兵領將則曰獎拔豪傑四海本是一家何爲分
彼分此大法無過宿衛安得率爾動搖棄舊圖新厥意

安在昔元祐更張之始方安石身歿之初衆皆獨罪於
惠卿或以安石爲朴野優加贈典欲鎮浮薄司馬光簡
尺具存呂惠卿責詞猶在深懲在列曲恕元台凡同時
議論之臣無一人指點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干裕陵
致卞以闕伺爲心包藏而待潤色誣史增污忠賢凡慍
懟曾布之言與怒罵惠卿之語例皆刊削意在牢籠欲
使共述私書將以濟其大欲布等在其術內卞計無一
不行良由議贈之初不稽其弊若使早崇名分何至橫
流司馬光誤國之罪可勝言哉臣聞熙寧之初論安石

之罪而中其肺肝之隱者呂誨一人而已矣熙寧之
論安石之罪而中其肺肝之隱者呂惠卿一人而已矣
呂誨之言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外視朴野中藏巧詐
驕蹇傲上陰賊害物呂惠卿之言曰安石盡棄素學而
隆尚蹤橫之末數以爲奇術以至讚勗脅持蔽賢黨姦
移怒行狠方命矯奪罔一要君凡此數惡莫不備具雖
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始不如此平日聞望一旦掃
地不知安石何若而爲此也謀身如此以之謀國必無
遠圖而陛下旣以不可少而安之臣固未易言也又曰

陛下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
不意窘急乃至於此又曰君臣防嫌豈可爲安石而廢
哉又曰臣之所論皆中其肺肝之隱臣某竊謂元祐臣
僚於呂誨之言則譽之太過於惠卿之言則毀之太過
此二臣者趣向雖異至於論安石之罪獻忠於神考則
其言一也豈可專譽呂誨而偏毀呂惠卿乎偏毀惠卿
此王氏所以益熾也元祐之偏可不鑒哉臣竊以天下
譬如一舟舟平則安舟偏則危臣之以言取禍緣此
語然臣自視此語猶野人之視芹也竊於愛君又欲言

獄前日之欲殺臣者必益瞋矣然臣之肝腦本是報國之物臣若愛吝此物則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矣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則人臣之利美咸在凡爲我宋之臣豈可以不思乎廼者天子幸學拜謁宣尼本朝故臣坐而不立躋此逆像卞唱之也輔臣縱逆而養文禮官舞禮而行諂僭自內始達于四方萬國寒心外夷非笑驚冤夷俟載籍所無履加於冠何以示訓自有中國以來五品不遜未有此比然則觀此一像而八十卷之大槩可以未讀而知矣蔡氏鄧氏薛氏皆塑安石之像祠于

家廟朝拜安石而頌之曰聖矣聖矣慕拜安石而頌之曰聖矣聖矣國學風化之首也豈三家之家廟乎臣故曰廢大法而立私門啟攘奪而生後患可爲寒心莫大於此尊主愛國之士孰敢以此爲是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極天下之所非而可以謂之國是哉嗚呼講先王之遺道而以拂百姓爲先論周公之功而以僭天子爲禮拂民歲久蠹國日深僭語爲胎遂生逆像以非爲是態度日移廢道任情今甚於昔昔者初立國是使惇行之惇旣竄逐移是於布布又竄逐移是於京三是皆廢於

卞謀三罪同歸乎誤國然則果國是乎果卞是乎若以
卞是爲是則操心頗僻賦性姦回如鄧綰者不當逐若
以卞是爲是則以塗炭必敗之語詆誣神考如常立者
不當竄也神考逐綰可以見悔用安石之心哲宗竄立
可以見斥絕安石之意兩朝威斷天下皆以爲至明陛
下光揚亦以去卞爲先務掃除舊穢允協人心布澤日
新上合天意樂於將順縉紳所同夢闕馳誠各恨疎遠
彼元祐元符之籍雖漸蹤弛而人未見用應詔上書之
罪雖已釋放而士猶沮辱沮辱者不可復問未用者自

當退藏其餘雖在朝廷或非言路明哲之士又務保身
縱有彊聒之流且無私史之隙唯臣因論私史禍隙至
深得存餘命全由獨斷臣之所以報聖恩者敢不勉乎
兼臣言老病多決知處世難久與其齋志於歿後寧若
取義於生前義在殺身志惟尊上故以臣所著日錄論
名之曰四明尊堯集云

遵堯錄序

靖康丙午

舊志無今增

宋羅從彥

堯舜三代之君不作也久矣自獲麟以來迄五代千五
百餘年惟漢唐頗有足稱道漢大綱正唐萬目舉然

雜以霸道而已有宋龍興一祖開基三宗紹述其體神
之運心術之動見於紀綱法度者沛然大醇皆足以追
配前王之盛故其規模亦無所愧焉在太平興國初太
宗嘗謂宰相曰朕嗣守基業邊防事大萬機至重當悉
依先朝舊規無得改易仁廟見東封西祀及修五清宮
等過侈曰如此之事朕當戒之若二聖者其知所以紹
述者耶故終太宗之世無復改張終仁宗之世一于恭
儉至熙寧元豐中不然管心執法甲倡乙和功利之說
雜然並陳宣和之末遂召金人犯闕之變蓋其源流非

一日也今皇帝受禪遭時之難憫生民之重困也發德
音下明詔悉剋熙寧弊法一以遵祖宗故事爲言四方
企踵以望太平矣議者猶謂金陵之焰勢未能熄天下
皆其徒是抱薪而救之者也臣懼其然也竊語諸心曰
昔唐無兢作貞觀政要錄本朝石介亦有聖政錄豈苟
然哉因採祖宗故事四聖所言可以闡今傳後者以事
相比類纂錄之歷三季而書成名曰聖宋遵堯錄其間
事之至當而理之可久者則衍而新之善在可久而意
或未明者則釋以發之以今準古有少不合者作辨

以著其事及自章聖以來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顥
共十人擇其言行之可考者附于其後若乃創始闢基
之事廟謨雄斷仁心仁聞則于其君見之襲太平之基
業守格法行故事竭盡公忠則於其臣見之爰及熙豐
之弊卒歸于道分七卷添別錄一卷合四萬餘言欲進
之黼座力未暇及而秋毫之間已爽忽矣然事固有始
睽而終合夫之于前而得之于後者古人有之若周成
王楚文王秦穆公是也不久朝廷清明金人竄伏且當
有以來天下之言輒紀歲月以俟採擇臣羅從彥序

歙縣誌

卷之十七

藝文

晁

進繳遵堯錄狀

宋劉允濟

臣聞言盡忠而得錄於後者固先賢之素志事若緩而
有切於今者亦治世所樂聞山林之士雖不急於功名
猷畝之中未嘗忘夫君父言不用世事或遇時司馬遷
藏史記於名山以俟後聖孔安國得尚書於屋壁悉上
送宮人雖無速售之心道豈有終窮之理載念湮淪之
斷簡果逢熙洽之昌期臣少挾槩鉛長遊學校久聞羅
從彥爲閩名士制行甚高其在徽廟朝居鄉授徒守道
尤篤未得平生言行之實每識尊聞欽慕之心昨叨聖

上之謨恩來守延平之偏壘始知從彥實爲郡人問其
世家寥絕難迹咨諸故老搜索良勤久而見春秋與詩
解之累編中乃有聖宋遵堯錄之八卷親書楷筆自爲
叙文大抵以我國家一祖開基列聖繼統綱正日舉無
漢唐雜霸之未醇君聖臣賢若舜禹遵堯而不變備述
太宗凡邊防事機之重盡守規模復言仁祖承封祀宮
室之餘益加恭儉揄揚大憲推本深仁大而郊廟宮掖
之嚴次而朝廷郡國之政或釋言以極發明之旨或辨
微以寓諷諫之誠末陳元豐間改制之因皆自王安石

作備之過管心執法創爲功利之圖章倡蔡隨浸兆齋
之侮痛心疾首杜門著書在靖康丙午而已成值金
寇邊塵而莫上八十九年孤憤之氣鬱鬱未伸四萬餘
言剴切之文彬彬可據臣以是見從彥道義精粹議論
正平雖然山澤之寒儒蔚若臺閣之素宦義由中激言
不詭隨生同葵藿之所傾歿與草木而俱腐憤誠可憫
忠亦難磨臣謹錄成書繳進黼座欲望萬機之暇特加
乙覽之勤儻有合於宸衷幸宜付於史館仍乞睿慈鑒
諒如近明尹焞邵雍之儔庶幾天下歸心希古者下惠

少連之舉非特慰遺忠於泉壤亦將興大道於人心臣
遠觀從彥凡所立言不愧今古念無嗣可續聲猷所圖
文遭遇於聖明庶使其名流傳於永久言誠狂瞽罪
分誅夷所有羅從彥元撰聖宋遵堯錄八卷謹繕寫成
二冊實封隨狀繳進須至奏聞者

貼黃

臣竊見故端明汪應辰待制朱熹所撰延平李侗行狀
墓志具言侗師羅仲素且言故議龜山楊時倡道東南
從遊甚衆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

北縣誌

卷之十七 藝文

五

仲素乃從彥之字以是知從彥學有源流臣到郡日力
加搜訪或云從彥嘗應舉就特科爲主簿緣無子孫別
無證據今觀所著書只稱延平羅從彥尚未脫藁臣取
元本更加審訂方敢奏聞伏乞睿照

又貼黃

臣照得羅從彥旣無子孫荒墳一所委之榛莽深爲可
憫臣比類嘉定五年赦文內忠臣孝子墳墓量加封護
一項已行修飾量給官田差人看守仍牒州學每歲展
祀無闕如蒙聖慈從臣所乞以遵堯錄宣付史館外賜

一謹號即乞頒下本府遵奉施行併乞睿照

謚議

陳協

生有爵死有謚故爵隆者然後得謚所以示其節也至於蘊德邱園而其立言有補於當世可傳於後學則節惠之典出於朝廷之特命又不可拘以常制也若羅公從彥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初龜山得伊洛之學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輩流中推公一人而已當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文公熹又得李公之傳

汝縣誌

卷之十七

藝文

五

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公延平人既沒之後家無子孫故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創爲功利之圖浸兆裔夷之侮是其猷貶不忌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素隱行怪之比耶謹按議法道德博厚曰文言行相應曰質公師友淵源洞明天理可謂道德博厚矣清介絕俗著書有聞可謂言行相應矣請謚

公為文質 云云 謹議尋請官覆議朝散郎尚書考功員外郎兼禮部郎官周坦撰到故羅先生履謚議節文曰云云

履謚議

周坦

士有處身隱約而道德同學足以師表來世雖生無一命之爵身沒之後斯道之傳愈久愈光所以為人心綱常之標準者關係甚大則泐流逝源節惠之典安可闕也羅公從彥不求聞達於世胸次抱負不少槩見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

汝縣誌

卷之十七

藝文

五

中興以後諸儒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學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同門皆推敬之理義之學正鬱於時一綫之緒賴是得以僅存觀其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功實若此著遵堯錄一篇述皇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謨畫下及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患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者公之學其明體適用畧可推矣奉常謚公曰文質於法為宜五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

豫章遵堯錄序

元卓 說

言龜山楊文靖公從程夫子于河南卒業辭歸程子歎
曰吾道南矣言若是其幾也果前知乎哉龜山既南其
一則豫章羅先生一人而已豫章羅先生傳延平李先
生李傳齊國木文公聖人之道於是乎大明于天下程
子之嘆其有開之先歟先生上承程楊二賢之傳下傳
李朱二賢爲天下正學之宗於前後相逮之時居中爲
傳統之會斯道之壽誠重矣澄心默坐體認天理之功
其精實已乎潛思力行任重詣極知者雖鮮而宗傳之
統至先生切要精確愈久而彌章何程子前知之明邪

先生之志在遵堯錄一書一祖三宗之謨烈名臣十賢
之公忠衍釋之所發辨微之所明誠一代之大法君天
下之軌範也別錄一卷乃二賢斥小人之論皆質諸鬼
神而無疑者議論要語如法律之嚴見先生之學不徒
空言詩文皆發其自得之趣春秋指歸序推明伊川之
意得聖人約修之本惜其書與首卷諸目俱亡何學者
之不幸也觀附錄儒先所稱述惟悵恍耳卽今所存而
求之必有得其傳於文辭之表者矣然爲朱子之學萬
殊一貫體周一原行之以仁恕克之以盡大苟不審其

師傳之統惡克底夫精實之極於斯集也可不致力以
求之先生 孫天澤建書院既得請前進士曹道振
纂次先生文集錄以傳世天澤子庭堅求序其端仰惟
道學之宗豈庸謏所能任以昔嘗求先生遺言而交其
後人用不敢辭而敬書之以著朱傳之所自云

右劄付本家昭會准此 淳祐七年十月

與曾布書

陳 瓘

岳珂曰陳了翁先生在徽祖朝名重一時為右司員外
郎曾文肅布敬之欲引以附已屢薦于上使人諭意以
將大用之了翁謂其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多不合今
乃欲以官相餌吾有一書將遺之汝為我書且日郊恩

汝縣誌

卷之十七

藝文

五

不遠恐失汝官奈何正彙再拜願得書了翁喜明日持
見文肅于都堂適與左司朱彥會待于賓次朱借讀其
書動色既見文肅果大怒嘻笑謂曰此書它人得之必
怒布則不然雖十書不較也了翁退即錄所上文肅書
及目錄辯國用須知以狀申三省曰昨請尚書省校書
蒙中書相公面論其詳謂瓘所論為元祐淺見單聞之
說兼言天下未嘗乏才雖有十書布亦不動瓘不達大
體觸忤大臣除其申御史臺乞賜彈劾外伏乞敷奏早
行竄黜遂出知秦州鄒道卿在西掖救之不從上臨朝
謂文肅曰瓘如此豈報恩地耶又曰卿一向引瓘又欲
除左右史朕道不中議論偏今日如何文肅媿謝初議
竄徙韓文定為首陸農師在政地救之曰瓘言誠過當
若責之則更以此得名會布必能容之也謫乃薄余謂
前輩名節之重身蹈危機不復小顧申省公牘百載而
下讀之凜凜有生氣余叩角時先夫人教誦古今奏議
讀凡壯它日氣節此書與焉今尚憶其全文曰

堯聞之古賢未嘗無過周公孔子顏淵皆有過也子

過則喜所以爲聖賢之徒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爲百世之師故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匹夫改過善在一身大臣改過福及天下閣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內所贊頌然謂閣下無過則不可尊私史而厭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閣下之過也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在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瓘之所撰日錄辯一篇已進之於上閣下試一讀之則所謂尊私史而厭宗廟者可見矣瓘去年所論陝西河東事未盡詳悉近守無爲奉行朝廷詔勅乃知

天下根本之財皆已運於西邊比緣都司職事看詳內降劄子因述其事名曰國用須知亦已進之於上閣下試讀之則所謂緣邊費而壞先政者可見矣主上修繼述之效閣下乃違志壞事以爲繼述自今日已往其效漸見所以誤吾君者不亦大乎效之速者尤在於邊費熙寧條例司之所講元豐右曹之所守舉朝公卿無如閣下最知其本末今閣下獨擅權柄首壞先烈彌縫壅蔽人未敢議它日主上因此兩事以繼述之事問於閣下將何以爲對當此之時閣下雖有腹心之助恐亦不

得高枕而卧也且邊事之費外則帥臣內則宰相帥臣
知一方之事而已雖竭府庫之財而傾之不可責也至
於宰相之任則異乎此矣豈可以坐視天下匱竭而恬
不加意因壞先政因務蔽蒙閣下欲辭其過可乎瓘比
緣稟事閣下之言指尚書省爲道揆之地瓘謂閣下此
言失矣三省長官宜守法而已若夫道揆乃天子三公
之事豈太宰之所得預乎兩年日食之變皆在正陽之
月此乃臣道大疆之應亦閣下之所當畏也宜守而揆
豈抑畏之謂乎周官曰居寵思危今天下旱蝗方數千

里天變屢作人心憂懼邊費敗壞國用耗竭而閣下方
且以爲得道揆之體可謂居寵而不思危矣閣下於瓘
有薦進之恩瓘不敢負是以論吉凶之理獻先覺之言
冀有補於閣下若閣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則今日之
言謂之負恩可也負與不負在瓘察與不察在閣下事
君之位無高下各行其志孰得而奪之乎瓘去年九月
三日上封章皆乞奏知東朝所以尊人主而抑外家也
欽聖未見察則瓘被貶黜後來慈意開悟則瓘得牽復
人主祭孤正之盡忠欽聖知忠言之有補於國也

聖臣直此國家兩全之道廟社無疆之福也
忠之美未白於天下而諫官不二之心得罪於廟堂
持之風甚於去歲乖離之論唱自大臣所以厚欽惡者
果在此乎瓘前言辭都司之命而閣下未許其去者閣
下必有以處瓘矣此士大夫之所共論也主上念欽聖
納忠之意察孤臣不二之心獎勵之惠至深至厚瓘欲
殫死所以圖報效無負於人主無愧於母家一身之安
危豈暇恤哉然則今日之言安知不見察於閣下也閣
下深思而已瓘不敢供要職重取煩言又不忍嘿嘿而

沙縣誌

卷之十七

藝文

五

去惟閣下留聽幸甚

前書尊堯集表蓋與此互見始末
警諛立懦不跌屢書也正彙是事

益可嘉後竟坐罪流削坎墮
不自悔云見程史了翁始末

答李延平書

陳 淵

仲素晦迹求志人罕知者吾友獨能自拔流俗而師道
之其為識慮豈淺淺者所能窺測聖學無窮得其門者
或寡况堂與乎孔子之門從遊者三千獨得顏子為殆
庶又不幸短命道之難也如此世之儒者摳據前修
上語日以為有得於聖人謹謹訟訟莫知其非甚矣
可哀也

云

用是處吾道之不孤而喜朋友之得也

獨今日也

又

陳淵

自仲素老友之亡龜山先生繼迹舊學荒廢無所就至
獲罪於往日從遊之賢者多矣方茲待盡邱壑朝廷不
知其愚實在要地平生自詭一旦暴露益復難處想雖
如吾愿中之怨恐亦不能揜其惡也用是日念在朝轉
求外補以畢餘境尚賴忱悔洗滌積垢而來教過冀何
以當之行親杖屨遠紙言不能盡

出豫章文集

上龜山先生書

鄧肅

汝縣誌

卷之十七 藝文

堯

鄉姪鄧肅謹裁書上提宮博士先生閣下嗟呼世人學
者急於爵祿之奉綴緝腐語以追時好此不可以取青
紫者無復給視窮年兀兀老死章句識者悲之至於卓
犖環奇之士未始數數於此者則必箕踞高吟遊心景
物收拾天地精英以實錦囊直鄙時輩為嘈嘈蠅螻若
不可與之言者殆不知畫餅象龍均於無用又烏可以
夫十步笑百步哉幸而有知讀聖人之書而求其所以
言者不得於經則必求於世儒之說即世儒之說而求
之其親覩異聞往往出人意表恍惚變化不可捕捭凡

所言者皆人之所不可言凡所行者皆人之所不可行
一 悉心竭力莫知所歸則又將去而之佛老者嗚呼道之
一 不明真學者之不幸也肅於衆人不幸之中若天與之
一 幸者得遊於令婚知默之門雖駑鈍之質不能窺測其
一 涯涘然竊嘗聞之知默之言得於先生先生之學非有
一 瓌偉倣詭之論喬詰卓鷲之節以聳世俗之觀聽獨於
一 行止疾徐而知堯舜之道於不爲已甚而得孔子之心
一 其所言者人皆可言也其所行者人皆可行也肅之心
一 於是知所嚮肅之力於是知可以勉矣蓋亦嘗因其可

汝縣誌

卷之十七

藝文

卒

言者以思其所未能言因其所可行者以思其所未能
行時見先生卓然不可企及嚮風之勤願識之志往往
參前倚衡如或見之今先生去而家於毗陵徘徊鄉郡
肅適在此幸可以瞻拜屢寫此肅所以輒布區區之誠
仰于將命初不知其才之可進與否也昔儀封人將見
孔子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古之人其
樂見君子也如此然儀封人之賢否雖不可知而其姓
一字且不見於論語則亦必無大過人者肅雖不肖不足
一 以望君子之塵至其樂見君子之心於儀封人若無

愧不識先生肯與之一見否予冒威嚴惶懼之至
與胡左司書

畫再拜丞公左司老兄肅平日議論動與時左競身風
波荆棘滿路流落海邦不敢齒一時縉紳之列比者避
近人傑從遊許時每聞勁論浩然欲塞天宇下視異類
誓不比肩然後知吾道猶行於士大夫之賢者使抑鬱
亾聃之氣亦可以少慰其萬一也自左右持節西歸峻
遷宰屬念欲上狀以致區區且以謂左右學問淵源蓋
有所自而議論英發出人數等勤勞最久尚居庶官之

海縣誌

卷之十七 藝文

三

右此又何足以爲左右慶乎雖然社稷安危之所託四
海生靈休戚之所係一時賢不肖之所以進退實在乎
廟堂諸公耳今與廟堂諸公反覆議論能可否乎其間
者二三都司而已然則左右新除顧不亦重乎若吏部
成案則占位惟謹謾不省何事此固無可言者若以等
日愛主憂民之心施於仕宦可行之地而從容乎二三
知己之前此亦何惜而不盡言乎滿使吾言行於廟堂
之上而擇及九州之遠則吾道固已行矣又何必身到
廟堂然後爲道行哉然廟堂之論其來舊矣愚嘗聞知

馬溫公與王荆公之所爭者曰是與非崇寧間陳子
齊與蔡長沙之所爭者曰治與亂靖康間李丞相與歐
門下之所爭者又不特是非治亂安危而已其存亡所
繫乎夫以二百年社稷存亡之機止在今日議論間聞
之令人食不下咽則廟堂之所以贊人主與夫左右之
所以助廟堂者亦豈可嘗試爲之以苟歲月耶此事非
公不可責非肅不敢以責公亦幸秘之毋示他人也經
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乃道固窮於時矣豈窮於吾人
哉惟丞公察之溽暑伏惟台候動止萬福夏乞加愛以

汝縣誌

卷之十七

藝文

在

膺三接謹具啟不宣

責沈文

陳璣

適粵而北轅粵不可至徙粵人而置於齊里則粵語可
易而爲齊然則氣質一定而不能自易其習者非以其
不學歟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力淺習其所自習者未嘗
察也天氣而地質無物不然而人藐乎其間亦一物耳物
與物奚以相遠或哲或愚不繫其習乎思誠之道莫先
於學務學之要在於求師顏子不遷不貳得於孔子希
顏之人將孰師焉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夫葉

公有知人之明有謀國之忠愛賢而得民慎微而憂遠
其事皆有可指其遺語之寄於緇衣者亦可觀焉楚國
之賢無出其右子路非慢賢者也魯有仲尼而彼不知
焉則於其問也何足對哉陳良楚產也而能使北方之
學莫之或先故孟子以良為豪傑之士為其能悅周公
孔子之道而已不知仲尼則雖賢如子高亦孔門之所
不對者也為士而稽古者可不鑒哉予元豐乙丑夏為
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淳天同舍公嘗論
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

默然久之曰不知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
也時予年二十有九矣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愧得其
傳者如中立楊先生亦未有識也崇寧之初兄孫漸即
淵就學其門時予在合浦始獲通問予之內訟改過頗
其一言漸於是時亦以所聞警予之謬予始忽其言久
而後知其為藥石也今漸來天台考其學益進聞其言
益可喜陶染薰鑄有自來矣舉修步於南溟觀洪瀾於
北壑此可遠之基也始之不謀何以得此古之善學者
心遠而莫禦然後氣融而無間物格而不惑然後發熟

前道疑山上有水其進也漸矣合抱之才豈一觀之大
之可俟哉人之患在不立其基蓋立而不然豈何以愈
於彼乎物之終始可不嚴哉始識而終成亦乎一默非
言語之所能究也予以多言取禍尚未誅極戴恩自幸
不知歲月之久而生死之有二也既老且病手痺目昏
簡編筆硯始將捐棄今於漸之行不能無言作責沈以
貽之喜漸之能謀其始而篤之使有成也政和二年八
月九日了齋書

跋責沈文

宋楊時

沙縣誌

卷之十七

藝文

十四

丁翁以蓋世之才邁往之氣包括宇宙宜其自視無前
矣乃退然不以賢智自居而以不聞先生長者之言爲
愧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而以自勝爲彊何以及此高
文大筆著之簡冊使世之自廣而狹人者有所矜式豈
曰小補哉

見龜山文集

又

張栻

責沈者贈諫議大夫忠肅陳公之所作也公壯歲未聞
前輩先覺之名迄終身以爲歉至引葉公之事自責葉
公沈諸梁也故名其文曰責沈龜山楊先生嘗爲之跋

發明公之盛德矣反覆而讀之又以見公進學之心尤嚴於既老之際徇義之勇不忽於卑者之言其虛中克己皆可以爲後世師法建康畱守劉公得真蹟而刻之以墨本來寄棧謂斯文之傳誠有補於世教獨恐遠方之士難於得見乃復刻於桂林學宮云劉公名琪淳熙四年六月戊子也

又

朱熹

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姿而其燭理之益精陳義之益切則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觀於此帖其克

汝縣誌

卷之十七

藝文

李

已尊賢虚心服善之意尚可識也墨蹟今藏所贈兄孫宗正之子筠家而建業桂林延平皆有石本顧字畫不能無小失真獨汝縣乃爲版刻尤不足以傳遠今縣丞黃東始復就摹墨蹟礱石刻之縣學祠堂以爲此邑之人百世之下猶當復有聞風而興起者其志遠矣至於心畫之妙刊勒尤精其凜然不可犯之色尚足以爲廉貪立懦之助而桂林本有張敬夫題字以爲於公之意有發明者因刻之

見朱子大全

又曰先儒云明道先生之學發乎誠了翁先生之學發

乎忠勇百世之下聞風而興起者甚遠矣

了翁於義利上看得最分明凡作文字多好正理

又

張無垢

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恥孝友文章為天下學士
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趨則大有不同其一以正進其
一以術進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
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
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
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

沙縣誌

卷之十七 藝文

李

相四傳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云

宋名臣錄云公智明慮遠通易數如靖康變故隆祐垂
簾國家中興之事往往預言之士大夫間有親見者

諭子姪文

陳 瓘

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
賢所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為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

此此幼學所當先也

吳氏曰當向當取者上品聖賢也當背當去者下品下愚也

顏

子孟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為賢人今學者若能

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可學

此下言聖賢之事當向言而取也謂學顏孟也

言

一 雖爾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悟又不遷
一 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埋鬻之戲不知進豆念
一 慈母之愛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
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如孟子矣 埋墓間之事鬻市中之
事此卽三遷之教也不
一 厭請學不倦不 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
改謂守不變
一 及顏孟則不敢當也其心必曰我爲孩童豈敢學顏孟
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豈與之語
哉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皆下等人也言
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悔下
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爲下等之
事譬如坐於房舍之中四面皆牆壁也雖欲開明不可
得矣

泲縣誌

卷之十七

藝文

七

或問朱文公著小學引陳忠肅公之言何也對曰此
言學者當立志高大以聖賢日期也

文曰四面皆牆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與書曰不
學而牆孔子曰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蓋之意同乎對

曰然按揚子三吾爲開明哉言學雖難而後必開貴

則矣 見道學宗

一日之計在實一年之計在春一身之計在少此陳
之言之也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人之能為人由
有詩書此韓昌黎之言也大丈夫不時時以古今澆沃
胸中覽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此黃山谷之
言也余長子譜請余書余曰師節義於陳學古文於韓
而習句法於黃當於妙年先味此三語勉之
出楫欄文集
受左正言自誓詞

惟金人息兵沙漠將大寇攘我方再造區夏弗克念帝

沙縣誌

卷之十七

藝文

奕

乃拜臣左正言臣用夙夜慄慄危懼曰有宋宗社幾百
有八十載今日存亾弗繫于百職事係于冢宰暨二三
議論之臣臣罔有舟楫克濟巨川謹拜手稽首告于皇
天后土請自戒者三其一曰罔以國事用報我私德其
二曰罔以國事用攻我私怨其三曰罔以國事用資我
富貴服食既盟之後二二其德以惑我后之聽臣當拏
戮臣既單厥心而罔有嘉謀嘉猷可告于后惟天祐之
鳴呼惟天聰明惟天念我太祖太宗之德弗忝堯舜之
武惟天嗟我九州赤子切切願治若歲大旱後霖雨

天用牖臣俾事罔大小臣咸知入告于后后克從德政
惟新天下悅服萬民莫居邦其休哉庶幾臣小子亦克
造歸省厥母於北堂若臣小子弗克有濟惟天斥之俾
授荒服速登俊良救民於水火毋俾小臣以蠹我邦家



沙縣誌

卷之十七 藝文

六